

THE GHOST OF BOSTON



FERDINANDO FREGA

波士頓的幽靈

THE SYSTEM · 12

當你談起自己生命中的最後兩年，你不只是在追溯一個開始和一個結束。你是在描述一個斷裂點，從那裡沒有回頭路，只有命運，就像我自己的命運一樣。

它幾乎成了一句咒語。每當有人想知道你是誰，答案總是自然而然地出來，許多人都覺得耳熟，真正懂的卻只有少數幾個。

只不過是一個沒有人料到會存在的人，可你偏偏就在那裡。而我們同名同姓。

這種存在的第一個真正的見證人，是我的女兒Giorgia，23歲，下肢部分癱瘓，這是與生俱來的一份禮物，起因是分娩延誤，也許還有照顧不夠周到。

她的憤怒成了我的挑戰，那正是我曾經留在母親墳前、後來又在她身上重新找到的同一種憤怒。她從不放過任何機會來挑戰我，同我對峙，把我身上一切惹她心煩的舉止統統告訴我。她是由她母親帶大的，一個樸素而有教養的女人，更麻煩的是，她還是一位大學畢業生，完美地融入了社會所認可的框架。

那就是她們的常態。而那恰恰是我一向擱置一旁、排除在自己生活之外的東西。

和我家裡的這兩個女人爭論毫無意義。我永遠贏不了。不是因為她們有理，而是因為性格。我一向喜歡輸。她們從來不知道。

那是八月一個悶熱窒息的夜晚。我沒吃晚餐，這是我向自己證明我已經駕馭了親密與食物的又一種方式，就在這時，一聲尖響把我驚醒。

我以為是那條狗，我的美國拉布拉多，這種聲音唯一合乎邏輯的來源。但我錯了。

我走到餐廳，看見他坐在那張紅色扶手椅上，帶著他那半個微笑。我認識他。

那是波士頓的幽靈。

他隔著房間像老朋友一樣同我打招呼，隨即就抱怨不得不跑一趟沙烏地卡拉布里亞。攝氏45度，即使對他來說也太過分了，而被迫離開緬因州涼爽的海岸，也沒有讓他的心情好起來。

他提起我在Gillettenarrative奇幻專區裡發表的那三個故事。他說，《看手相的人》逗樂了他的許多同行，其中有些人還在納悶，這一切究竟是什麼時候發生的。

我一點也不想寫續篇，所以在讓他放心之後，我問他是什麼風把他吹到我家來的。

「我來是為了另一件事。」他回答。

這次會面的性質，既不是靈性的、魔法的、神祕學的，也不是編輯的、文學的或金融的。他和P&G的任何人都沒有協議。他只是想把我自己的故事講給我聽，向我解釋我是誰，揭示我身上我所不知道的那一部分。

我講清楚了：如果話題轉向人類學、家譜學或婦科學，我一分錢也不會付。我不會訂閱任何東西。我不需要知道自己是否屬於某個高貴的種姓或某個古老的家族。

做我本來就是的那個人，似乎已經足夠了。

「你的祖先是喬治亞人，」他說，「一個長期與俄羅斯人處於緊張關係的民族。嚴肅、精確的人。不好戰。只是熱愛生活。」

「歡迎你，」我回答，「現在這個故事變得有意思了。」

「你真是個了不起的狗孃養的，Bladefrega。」幽靈說，「你寫的關於你出身的東西，有一部分是真的。正是那同一種一直引導著你的本能。但我要告訴你的，是你永遠不可能寫出來的東西，因為你不知道。」

他指了指另一張紅色扶手椅。

「坐下。這裡沒有算命先生。只有我們倆。讓我們好好看看彼此，更瞭解對方一點。」

Ferdinando Frega

Gillette Man ✂